



基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 标记理论和难度等级模式对比分析

赵淑婷

【提要】“难度等级模式”和“标记性”理论，作为二语习得对比分析研究领域中两大原创语言学理论，均是基于对目的语与母语进行静态描写和对比分析以对二语习得难度进行预判和阐释。本文在遵循各自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二次对比分析，发现二者虽为不同理论研究，却在二语习得难度预测上存在巨大共性并互为支撑。应用该理论对国内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难度等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难度等级模式 标记理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

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是一种从宏观层面将不同语言进行结构性对比的分析手段，目的是发掘语言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众多研究者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第二语言学习领域，他们从语言整体视角分析母语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同与异，旨在预判学习第二语言时可能遇到的主要难题和关键点。从而为二语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实施等提供参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难度等级模式”理论和“标记性”理论。作为对比分析研究中的两大理论体系，在预测二语习得难度分级的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二语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实施等很多方面提供重要参考。不过因为二者都是基于目的语与母语进行静态描写和对比研究，其实在二者阐释二语习得难度时存在很大的共性，甚至在很多层面是可以互相阐释和互为支撑的。同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分支，对其难度等级的探索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本文在此研究背景下从这两种理论的对比分析入手，谈谈其对于汉语作为二语习得难度等级研究的重要价值及不足之处。

一、难度等级模式

语言学家普拉克特(C. Practor)将二语习得难度分为六个不同等级(从0级至5级)，级别越高，表示学习目的语的难度越大。^①以英语为母语，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为例。

0级：指两种语言体系中相同或相互对照的内容，学习者在掌握目的语中相同内容时会直接从母语迁移从而不会感到有难度。如英语和汉语都有“S+V+O”基本句式，“我爱你”可直接译为“I love you”相同句式，学习者在遇到该句型时就会比较容易习得。

1级：在母语里存在两个或多个语言要素，在目的语中只有一项。学习者往往会忽视母语中各自独立要素的细微差异，并逐步适应这种在目标语言中的合并形式。如英语中的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之分，I(主格)，me(宾格)，he(主格)，him(宾格)，而汉语中只有一种形式“我”“他”与之对应，目的语相对简单，所以，学习者会比较容易掌握。

2级：母语所特有但目标学习语言中不存在的元素。学习者需要有意识进行回避。如英语语音中有“θ”，而汉语中没有，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学习汉语时则要防止其介入。

3级：母语中的某些要素特征在所学习的目标语中也存在相应的对照，但是该要素结构在这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使用场景及运用上存在差异。故而，学习者须将之视作一个在目标语里的新理念去重新领会与掌握。如汉语中除了有“被”“叫”“让”等明显被动词的被动句外，还有很多无明显被动词的被动句，如“这本书是他买的”，而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往往会出现“*这本书是被他买的”这样的偏误。

4级：目标语言内的特定词汇或语法结构，若其母语中缺乏等同元素，则学习者掌握这类全新内容时会遇到挑战。如汉语中有声调、量词，而英语中没有，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这些知识点时会感到困难。

5级：位于母语中的单一语义单元，在目标语言里会拆分成两个甚至更多相对应的表达，这就要求学习者挑战母语的使用习惯，并且逐一辨认，以确保在目标语言的正确运用。如英语中动词“visit”，在汉语中对应“参观”“访问”“看望”等多个词语，



其宾语搭配亦各有不同,学生如果不了解就会造出很多搭配不当的句子,如“*我明天去参观老师”。

这种难度等级模式在英语母语者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二语习得难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周小兵(2004)在“难度等级模式”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得出,度量差比句含难度小于“多”概数词语难度<含“半”时量词语难度。这对该句式的实际教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如此,这套难度体系是否真切反映了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掌握过程,以及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研究证实,这些问题尚待解答。这也为用标记理论进一步对该难度等级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可能。

二、标记理论

Eckman(1977)在对比分析的框架之内,引入语言类型的标记性概念,提出了标记差异假设(the 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概括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目的语中那些与母语不同,而且比母语标记性高的部分更难学习。

第二,目的语中那些与母语不同且比母语标记性高的部分的相对困难程度与标记性的相对程度一致。

第三,目的语中那些与母语不同,但标记性低于母语的部分不是学习的难点。

由此看出,早期的对比分析假说只是简单地将语言学习的难度归因于语言间的差异,认为差异越大学习难度越大。而标记差异假设则认为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全部都会带来学习上的挑战;关键是要分辨这些差异当中,哪些标记性更高,也就是显著性更为明显。

习得者在掌握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会受到“经济原则”所影响,简单地说,发言者在确保信息传达精准无误的同时,总是力求以最少的言语努力来实现此目的。当放在二语习得语境中,若学习者遇到比母语标记性强(简单地说,就是目的语中的相对较特殊的,不符合“普遍语法”特征从而会造成一定学习难度的语言点)的目的语时,会习惯性地采取回避策略,转而选择母语中标记性较弱的形式,从而造成一定的偏误。

语言学家Ellis也详细地分析了标记在母语迁移方面的作用,总结其观点:当第一和第二语言均为无标记时,则中介语亦无标记;当第一语言无标记而第二语言有标记时,则母语迁移会随之发生;当第一有标记,无论第二语言是否有标记,母语向学习语言的迁移均不会出现。^②

三、用标记理论分析难度等级模式

Greenberg和Croft曾将判断有无标记的标准分为六类。其中的聚合标准、分布标准和频率标准是分析跨语言标记模式的重要依据。^③简单地说,即在母语和目的语对比时,形式单一、分布语境广、出现频率高者无标记,形式特殊多样、分布语境小、出现频率低者有标记。按照此原则,我们将普拉克特的“难度等级模式”中零至五级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不同情况进行有无标记区分可以得出:

0级:母语与目的语相同,则母语无标记,目的语无标记。

1级:在母语中多个语言要素在目的语中只有一项。则母语有标记,目的语无标记。

2级:母语特有而目的语没有的元素。则母语有标记,目的语无标记。

3级:母语中的某些要素在目标语中存在对照,但该要素在这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使用场景及运用上有差异。则母语无标记,目的语有标记。

4级:目的语特有而母语没有的要素。则母语无标记,目的语有标记。

5级:母语中的单一要素在目的语中非单一。则母语无标记,目的语有标记。

得出的中介语标记情况及难易程度如下表所示:

“难度等级模式”的标记情况分析

难度等级模式	母语	目的语	中介语	难度范围
零级	无标记	无标记	无标记	低难度
一级	有标记	无标记	无标记	较低难度
二级	有标记	无标记	无标记	
三级	无标记	有标记	有标记	高难度
四级	无标记	有标记	有标记	
五级	无标记	有标记	有标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难度等级模式的零级中,标记理论同样得出结果为无标记,也就是不会发生迁移,两种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均判断此种情况属于低难度。

难度等级模式的一、二级中,也就是较低难度的级别中,标记理论同样分析得出无标记,也就是不会发生迁移,不存在难度,两种理论相对一致。

难度等级模式三、四、五级中,也就是高难度的级别中,标记理论同样分析得出有标记,即会有迁移现象,两种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均判断此种情况具有难度。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使用标记理论,仍然可以得出“难度等级模式”零至五级的不同情况确实符合习得者习得难度愈来愈大的规律,是对“难度等级模式”的二次验证。但是,针对第一、二级的情况,在普拉克特看来,并不是不存在难度而是难度较低,仍需学习者注意母语迁移有可能造成的介入性影响。而标记理论的分析却是不会有迁移,这一争议仍需后期进一步通过大量语料验证。

总之,我们会发现二者均是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将母语与目的语进行静态描写,分析目的语中是否存在母语的对应项目。若存在,存在的方式或者分布情况等其他方面是否有区别(标记程度高低),据此来预测目的语学习是否会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是否会造成阻碍性干扰,从而导致一定的学习难度。这两种理论因为均属于跨语言对比分析领域,其在将母语与目的语进行对比分析时,在多数情况下,其结果在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且能够达到互相阐释和支撑的效果,可见其在分析二语习得难度时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四、两种原理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难度分析的价值与不足

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将对对比分析引入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日益关注有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难度等级研究,以便相关的教材编写、语言知识等级大纲编制、教学顺序等工作更科学,更符合学习者习得规律。但是,传统分析语言知识的习得顺序时,常常从基于学习者留下的具体文本或者基于语料库的语言输出进行偏误分析、不同学习阶段的输出正确率统计或者问卷调查等方法确定难度等级。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统计有强大的实例和数据支撑,但是,当在习得顺序实例研究之前,先通过“难度等级模式”和“标记理论”将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具体剖析,预先给出难度等级假设,再根据假设的等级顺序收集相应的语料进行实证和调整,会大大提高我们的研究效率。

如鲁健骥(1987)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中提到汉语学习的常见偏误之一:汉语与其第一语言的某些词汇语义上存在部分契合,这种语义契合往往纷繁复杂不易掌握,而学习者往往习惯依照母语规则学习汉语新词而产生偏误。如:英语词“thick”在汉语中对应“粗”“稠”“浓”“密”等多个含义,而学习者因为受英语母语影响,常常出现“这个铅笔很厚”“前边有一个厚树林”等病句。

其实此现象在“难度等级模式”中可以刚好定位在第五级,即母语中的单一要素,在目的语中分为多个要素,学习者因为要逐步分辨所学语言中不同于母语的新项目,从而会造成较高的学习难度。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此两种理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难度分析中是万能的。

首先,本来难度等级模式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仍是没有足够的实例验证的。另外,如前所述,标记理论本身也有争议之处。

其次,迁移并不是造成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偏误的唯一因素,还有目的语规则泛化、学习策略、学习者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存在。

最后,其根本不足之处是未能关注学习者本身,仅仅片面对比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与他们所学的目的语言,而忽略了学习者个人语言应用的实际情况。

五、结语

“难度等级模式”和“标记理论”在分析学习者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预测学习难度领域确实有不可撼动的作用,这种功能应该充分应用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难度分析研究中。当然,最合适的做法是将其用在事前难度预测,事后仍需要结合具体语言表现,以及将对对比分析与语料偏误分析、数据统计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方法。其难度等级分析结果才最科学,最有说服力。

注释

- ①刘 珣 2000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②③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 鲁健骥 1987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孙文访 2012 《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周青兰 2009 《标记理论在母语迁移理论中的应用与发展》,《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周小兵 2004 《学习难度的测定和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Eckman, F. R. 1977. 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nguage Learning*.

(通信地址: 212013 江苏大学文学院)